

2026年粵港澳



Concurso Criativo do Dia Mundial do
Livro 23.04.2026 - Provincia de
Guangdong, Hong Kong e Macau (Região de Macau)

創作比賽 (澳門區)

高中組 中四 ▶ 中六

張祉萱

培正中學
當我開始像一棵
樹那樣閱讀

在我十六年的人生裡，閱讀向來是件「向上」的事——讀懂課文、讀出成績、讀向未來，我在這些閱讀裡，其實，背後都是使自增值的想法。直到我在圖書館遇見《樹的秘密生命》這本書時才改變，才教會我另一種閱讀的思維。

作者是位林務員，他用科學家的嚴謹和詩人的心，寫下了森林的真相。他說，樹木會交談，透過地底幽暗的真菌網絡，傳遞養分與危險訊息；它們懂得互助，高大的樹木會用樹蔭保護幼苗，甚至透過根系「哺育」生病的同伴。這些句子像種子，落進我心裡那片因考試而板結的土壤。

我的「驚世駭俗」，是終於過癮地那樣建立自己的樹。

從前我走夜路，總是匆匆穿過，耳機裡塞著英文聽力，那棵樹對我而言，只是個龐大沉默的存在。讀完書回到家的第一個清晨，我特意去拜訪它。這次，我沒帶耳機。我站在它投下的巨大陰影裡，第一次真正地「閱讀」它。

我看到它，便想起書中說，樹木並非冷血競爭，它們有社會結構。母親樹給予自己的孩子，透過根系給予更多養分；鄰居之間會協調生長節奏，共享資源。這徹底顛覆了我對「成長」的認知，我們這一代的成長故事，充滿了「內卷」，「脫離而出」——就像在一片密林裡，為了比別人先夠到陽光，卻在過程中失去了所有的儲藏與支撐。

而大樹樹告訴我一種可能：真正的強大，或許不在於孤獨的高度，而在於連結的深度與廣度。它的樹冠之所以能亭亭如蓋，正是因為那些看似獨立的氣根支柱，在地下早已緊密相連，形成一個無法撼動的支撐網絡。這讓我開始反思自己與朋友、與家人的關係。我們是在爭鬥鬥門，還是在默默款款，透過看不見的情感網絡，彼此輸送養分？

從那天起，我開始了「像樹一樣」的閱讀。

我讀白家駒那部最掙扎的采菊，明白它的枯黃不是因為懶惰，而是因為我從未理解它需要的是散射陽光而非直曬。我甚至開始「閱讀」人。當朋友沉默時，我不再急於用話語填滿空氣，而是學習像樹一樣靜立、傾聽，感受他情緒地底根系的細微脈動。我發現，當我不再用眼睛「掃瞄」世界，而開始用心去感應那些沉默的連結時，一種前所未有的踏實感與豐盈感，從腳底緩緩升起。

《樹的秘密生命》給我的，是讓我在這個喧嘩浮躁的時代，找到一種靜定的座標的力量。幸福是什麼？對我而言，它不再是飄忽不定的雲朵，而是像樹一樣紮根的踏實——知道自己從哪裡汲取營養，知道自己與周遭有何種連結，知道自己生長的節奏。

如今當我感到壓力如暴雨傾盆時，我會閉上眼，想像自己是一棵樹，雨水沖刷樹冠，但大部分被溫柔的葉片承接、疏導，剩餘的順著枝幹流下，滋潤我的根系。我不需要對抗風雨，我只需要深深扎根，靜靜站立，信任時間與生命的網絡。

從前我總是個抬頭直視未來、低頭匆忙趕路的人，現在則願意停下，用呼吸去結合自然節奏的「閱讀者」。我在樹的隱秘生命裡，遇見一種沉靜而遼闊的幸福：它向下紮根，向內探索，並在無窮的連結中，既獨立，又從不孤單。

評語

作者用她可讀易懂的介紹書本的主題，然後不用面面俱到談論書帶給她帶來的感悟，從日常生活、到緊貼書本去觀察一棵樹的成長、由樹的繁茂到如「像樹一樣」的閱讀道理。樸實的文字，讀出想像力和思考深度。

林雪琪
新華學校
閱見幸福

2

扉頁上的徽標，是時光寫給幸福的情書。

之前我從未讀過那部書，讀了無數文字，卻讀不懂幸福。那些字母凝成的世界清晰直白，小說的案情在破曉時豁然，沉浸在尋找線索情節的安寧，都讓我以為以為觸摸到了幸福的輪廓。可那幸福始終隔著一層，像暖而不熱的月光，直至一場猝不及防的疫情，迫使我重返祖國，推門而入，映入眼簾的是滿屋的中文書，我才發覺自己成了故土的異鄉人——字都認得，心卻遠了。

真正的轉機，發生在一個尋常午後。

母親從書架高處取下那本《閱見》，紙質泛黃如秋葉。「這是我家少女時最寶貴的書。」她聲音很輕，那一刻，我忽然看見另一個她——不是母親，是那個曾被書中人物牽動心弦的姑娘。我們並肩而坐，書香在兩人之間。

剛讀第一句，我便讀錯了「閱」字的聲調。漢字，有一個好幾個讀音的，例如：出岔的差，差錯的差，差勁的差等等，讀經不覺覺得無比複雜。母親用溫熱的手指輕點那個字說：「讀四聲，你看這字形，就像一個人在舊光陰裡慢遊。」

她的指尖劃過紙面，也劃開在我心上的「舊」。

讀到「陰曆」，她說：「草木茂盛，心事便住了。可有人陪著說笑，再厚的鬱結也能化開。」說起「暖字」，她眉眼舒展開說：「有日頭，有朋友，心裡就暖了。」

我跟著她的聲音念，讀著，她會輕輕拍拍我的手指給我正確讀法。

讀到《閱見》反折詞時，母親的聲音有發顫，陽光掠過她的髮角，我清晰地看見了幾縷白髮，忽然間我懂了一——我正在讀的，不只是書裡的故事，更像是母親的人生，那些藏在我們母女之間的歲月長河，竟被這些方正正正的漢字，溫柔地連繫起來。

每個漢字都是一扇「窗」。

透過「閱」字，我看見燦爛的時光；透過「暖」字，我感觸到陪伴的溫度；透過「家」字，我望見屋簷下的守望。母親正藉著這些文字，將她從未言說的青春與愛，一點一點地給我。

原來，「閱」不是獨自的跋涉，而是有人陪你細讀生活；「見」不是眼睛的看見，而是心靈終於抵達懂得的彼岸。

從那一天起，每個共讀的午後都成了節日。我們從《閱見》讀到唐詩，從「何當共剪西窗燭，卻話巴山夜雨時」的思念，讀到「燈火闌珊處」的回眸。每個漢字都成了一枚錨，為我打開一片名叫「幸福」的天地。

如今再翻開那本書，微黃依舊，紙質更脆。我可知道，每一頁都浸著那個午後的陽光，和母親指尖的溫度。

閱見幸福，從來不是遙遠彼岸的風景。

它是在最熟悉的字裡行間，忽然認出了被忽略的深情；是在看似尋常的陪伴中，讀到時光饋贈的禮物。那扇由文字與親情共同守護的「門」，永遠為我敞開——門後總有一盞燈，燈下總有一個人，用最簡單的方式告訴我：

幸福，就在每一次共讀的呼吸裡，在每一個被點亮的漢字中，在終於懂得回望的瞬間。

評語

此篇以親切的筆調帶出幸福，都裝在一個個溫暖的文字中。作者寫得長起短落，透過細節，讓人真切地感受到書與親情的趣味。作者透過情節把人也帶到對出處，其筆下不時已能帶出「閱見幸福」的主題。裡段一千字約篇幅，寫出一種回過頭學如何作為母親的母親與孩子，重新投入中文閱讀的境況，讓讀者透過不同書本的閱讀，是可以拉近自己與家人以及民族文化的距離。此篇以文學、漢字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其中，讀來溫暖動人。

黃杏嫻

某農子弟學校
幸福，藏在媽媽的陪伴裡——
讀《雲上，再見她，母親大人》有感

幸福是什麼，以前我總說不清楚，讀不良生的《雲上，再見她，母親大人》，書中母親在貧困裡掙扎撐起家庭的點滴，讓我似懂非懂；直到慢慢長大，走過那些有風有雨的日子，我才真正讀懂，我所閱見的全部幸福，都來自母親。

六年前那，爸爸離開了，家裡的天空好像一下子塌了。看年幼的妹妹，再看有滿眼通紅的媽媽，我心裡又懼又怕。可媽媽只是擦擦眼淚，牽起我和妹妹的手輕聲說：「別怕，有媽媽在，咱們姐妹好得很。」這句話，成了往後日子裡最讓我心安的依靠。

從那以後，媽媽變成了一個人，從前她總是那麼愛笑的人，學會了自己修水管、扛重物，什麼苦活累活都咬牙扛下。她每天天不亮就出門奔波，忙到深夜才拖着疲憊的身子回家，可離開我們的那一刻，臉上永遠帶著笑臉，從不把生活的苦展露給我們面前。

日子過得不算寬裕，媽媽總把最好的留給我們姊妹，我們的衣服永遠乾淨得發亮，一日三餐也安排得妥妥當當，就是我們餓肚子、受委屈，媽媽自己捨不得買新衣、吃好飯，她把所有錢和心思都放在我們身上，她說只要我們好讀書、健康長大，她再苦再累都甘願，就像書裡的母親，幸福自己就註定了。也要把最後一口粥留給兒子，這份藏在日常裡的溫暖，追比書中的文字動人。

為了撑起這個家，媽媽學會做生意，跟人打交遊，遇到難處也會偷偷流淚，可轉過身來依舊是堅強的模樣。她搬去菜園，成了我們這風雨中的女人，用雙手為我們掙來安穩生活，讓我和妹妹依舊能在完整的愛裡長大。

成長的路上，媽媽的愛就像一束光，照亮我前行的路。我曾在書中讀到「勇敢與擔當」，卻始終無法真切理解，直到在媽媽的一言一行裡，才懂得其中深意。我考試不理想暗自垂頭時，她從不會責備，只會握着我的手安慰：「沒關係，下次努力就好，你已經很棒了。」我遇事迷茫時，她耐心聽我訴苦，用自己的經歷教我勇敢面對生活中的不如意，她沒讀過太多書，卻教會我堅強與擔當，教會我愛人與被愛地待人。

我終於讀懂了母親的「母親是愛」。原來幸福從不是轟轟烈烈的根柢，它藏在媽媽清晨煮好的熱騰騰早餐裡，藏在深夜為我留的暖光裡，藏在日復一日的陪伴裡。是媽媽用白髮和汗水，為我們撐起晴空，這份平凡真實、溫暖長大的書本教會我體悟幸福，媽媽教會我體悟幸福，這份是閱讀與生活贈予我最深刻的成長感悟。

媽媽的愛深沉又偉大，她用無私前行的勇氣，換來了我們繁榮的安穩生活；用溫柔至極的懷，填滿我成長的旅程。我所閱見的幸福，是媽媽用汗水與愛澆灌而來，她從柔弱走向堅強，是我心中了不起的母親大人，更是此生我最堅實的依靠。

如今我愈發明白，所謂閱見幸福，不單是有媽媽相伴，有她傾盡所有的愛、往後，我會帶著這份幸福與勇氣成長，早日成為媽媽的依靠，護她歲歲平安。讓她如重擔，好好享受屬於自己的幸福時光。

「這世上有千千萬萬的母親與孩子，多麼像我是我，你是你；多麼像你是我的孩子，你是我的母親……」

評語

同學以自身經歷與閱讀書的內容相對，叙述母親在離世後，從一位溫柔的性轉逐漸變成獨立堅強的人，寫起親歷家庭的經歷，以日常親身投入、觀察細節，情感自然流露，結構層次分明。文中如：「藏在日常裡的溫暖，追比書中的文字動人」、母親「用溫柔堅毅的愛，填滿我成長的旅程」等句，讀到具有自覺意識，引發共鳴。

2026年粵港澳



Concurso Criativo do Dia Mundial do
Livro 23.04.2026 - Provincia de
Guangdong, Hong Kong e Macau (Região de Macau)

創作比賽 (澳門區)

高中組 中四 ▶ 中六



優異獎



陳詠潔
教業中學

主題：幸福、在人間草木間

合上《人間草木》，指尖似乎還殘留着紙張的溫度，那些沾着煙火的字句，不僅串起了汪曾祺筆下的草木春秋，更讓我窺見了幸福最本真的模樣。

幸福，藏在草木綻裂的一次偶然生長裏。汪曾祺喜用的簞子，用手一刮，青頭箭便頂着傘蓋從葉叢裏鑽出來，帶着泥土的腥甜；故鄉的竹子，有雨過後就“噌噌”拔節，歡快的響聲裏滿是新生的歡喜；巷口的梔子花，開得熱烈開闔，香氣漫過老街，染着了行人衣角。他筆下的草木，從無名貴的身世，卻活得自在坦蕩，帶着一股子野趣與生機。我想起澳門議事亭前地的那株鳳凰樹，夏日裏浴着濃濃的綠意，殷紅的花瓣被落在他腳下碎石路上，像鋪了一匹絨絨的錦緞。我愛蹲在樹下撿花，看實右仁餅的阿伯推着木車路過，銅鈴叮叮響聲混着花香漫過橋樑，漫過歲月的褶皺。原來，草木的生長不需要盛大的宣告，這種於無聲處悄然萌發的生機，與市井煙火相融的恬淡，何嘗不是一種幸福呢？

幸福，藏在三餐煙火的一次尋常滋味裏。汪曾祺喜高的咸鴨蛋，筷子頭一扎下去，紅油就“滋”地冒出來，鮮得教人嚥舌；北京的豆汁兒，燙騰的酸香裏裹着老北京的味；故鄉的炒米，用開水一衝，就着鹹菜吃，便是暖到心底的慰藉。他筆下的“食物”，從山珍海味的精緻，卻裹着人間煙火的溫軟，裹着家的味道。就像澳門街巷裏隨處可見的茶餐廳，清晨一杯熱椰茶配一份豬扒包，椰香清冽，酥皮鬆得掉渣，煎得焦香的豬扒裹着醇厚的醬汁，一口下去，便是喚醒一天的煙火氣；官也街的咖喱魚蛋，彈牙入味，辣醬的鮮辣混着魚蛋的鮮香，能甜滿整個午後；傍晚家裏煮的蘿蔔牛腩，咕嘟咕嘟冒着白氣，蘿蔔吸得軟爛，牛腩吸得入味，暖意從舌尖漫到心底。汪曾祺說：“四方食事，不過一碗人間煙火”。滋味從來不是山珍海味的堆砌，那些被我們忽略的尋常三餐，那些裹着煙火氣的溫暖滋味，終會化作星光，照亮前行的路。當那些沾着煙火的字句，盛載的不僅是草木的枯榮與三餐的滋味，更是人間最動人的安穩。這種被煙火包裹的溫暖，與尋常歲月相融的默契，本身就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幸福。

汪曾祺說：“人間草木，皆有性情”。其實，每個人的心底，都藏着一片草木，藏着這樣一種煙火。我們會在奔波中忘了抬頭看雲，在忙碌裏忘了細品滋味，忘了幸福本就在身邊。讓完本本書我才恍然，幸福從來不是功名名就的滿眼光輝，亦不是腰纏萬貫的世俗圓滿。它藏在每一次草木生長的悄然裏，藏在每一碗人間煙火的溫暖裏；藏在汪曾祺筆下的簞子與咸鴨蛋裏，藏在澳門街巷的鳳凰花與豬扒包裏，藏在那些被我們忽略的尋常朝夕裏。

合起書頁，窗外的風景也染上了幾分柔軟。風卷着青仁餅的甜香飄進來，裹着草木清芬，漫過書桌。我忽然想起，自己也曾於夏日午後，追着鳳凰花的影子奔跑；也曾於茶餐廳裏和夥伴分食一份豬扒包，笑得眉眼彎彎。原來，幸福無須遠求，只要我們願意放慢腳步，用心感受，便會發現它一直都在身邊。它是人海之中最樸素的安穩，是我們閱盡千帆後，依舊願意珍惜的人間草木與三餐煙火。

郭曉彤

聖公會(澳門)蔡高中學
主題：尋一道讓心澄靜的光，
與祥和相遇



優異獎

在萬光千色的賭場霓虹與遊客喧嚷之外，澳門，其實藏着另一種光——一種足以讓人心靜、亦令人心淨的人文光澤。

黃昏時分，我撫摩着那本學編的《祥和之城》，書中集了來自港澳及海外內地區近三十位作家寫澳門人文的文章，當中不少作品都不同而同道寫到了澳門的人情味。應立民寫澳門人是“和藹、熱情”，張曉林寫道：“澳門人對人的柔和、善良，像一條清流，婉約而溫柔，素素的，亮亮的，滋潤着我的心”。當我心無雜念地沉浸於林英中的《舊區人情》時，那些溫暖沁心的氣息才從紙頁裏正出一心一靜，舊時光的紋理便清晰湧現：“雀仔園”、“水坑尾泥巴”不再只是地名，而成了通往過往安寧心靈的甬道。

原來，那一份關於人情共鳴源於心靜，不正是我的心靜，更是澳門及澳門人本身的澄靜。

《舊區人情》描寫的，是一幅活色生香的人間煙火圖：窄窄的摩托車道，老樹下懶懶然熱氣蒸騰，街坊笑語聲……這些尋常風景，也曾是我當年趕往練舞路上的一幀幀畫面。雀仔園生果檔的老闆嘆，總會笑吟吟一句：“阿妹，又去幾幾啊？下午茶幾幾晚晚，加油啊”。年少的我總只是臉頰一笑，卻將這份每次見面的鼓勵藏在心裏，如蜜甘霖，舞臺的大鏡子，照見的不只是單純純熟的舞姿，更是一個女孩如何在單調重複的練習中，拭去浮躁，尋得心境的澄明與寧一。淌下的汗水，是內在的洗滌；這一份在事敗或迫迫你可以在澳門的大街小巷尋獲，不論是街角的小吃、清涼工人，還是趨如泰山的巴士、的士司機，他們都散發出沈穩與澄靜。而老師與街坊那些溫柔的鼓勵與問候，則是這條漫長路上，保持心靈柔軟與寧靜的燈光。

夕陽餘輝染染黃，「舊區人情」成為一種遙存，氣氛在街巷中「顯得格外深邃。文中最動人之處，正是那種近乎本能的信任與溫情。這雖然沒有驚天動地的波瀾，卻處處展現了澳門這座祥和之城與人與人之間的溫度。

這讓我想起一次在荷蘭餐廳的經歷：鄰座客人結帳時發現忘帶錢包，面露窘色，老闆卻笑答和諒：“沒事沒事，下文再付”。輕描淡寫的一句話，所托住的是那份永不動搖的信任。

而在澳門，還有一道獨特的風景——每逢農曆大年，不少素食餐廳會免費派發飯盒，領取者誠心道謝，甚至有白髮老人主動捐款，希望將這份善意傳遞下去。一個飯盒，遞出的不僅是食物，更是一份不染浮華的乾淨心念，與一個不圖回報的安然心態。

澳門的溫情，早已超越尋常的“人情味”，它更像一種集體心境的自然流露，而形成那份不染猜忌的乾淨心念與不圖回報的安然心態。在這裡，人與人的交往，仍保有因內心清淨而生的從容，與因心境寧靜而生的信任。

生活的溫柔總藏於時光、地方的褶皺裡，那些不经意间傳遞的真摯，未曾刻意尋覓，卻能撫平心頭風塵，成為歲月最豐饒的饋贈。

至此方才領悟：這座城市予人最珍貴的，或許正是這份在繁華邊緣靜靜流淌，能讓人靜心、亦令心淨的安穩力量。它不張揚，卻深沉，是這朵「蓮花寶地」最沁人的祥和。

優異獎

曾煒彬

培正中學
主題：融合、流動——我在《悉達多》的河水裏中重情愛

這場病來得突然。

我睡在被窩裡，癱着膝髖處，黑窩的《悉達多》。書裡的悉達多正在那神聖的河流邊，試圖在河水聲中領悟；而我這一灘之亂的焦慮中試圖尋找一點供我喘口氣的縫隙。

很長一段時間，我覺得自己是個清靜的“融合怪”。

我的身體軀軀裏是兩個成年人的遺體。母親年輕時的遺憾總地她對我的期許；父親當年的悔恨變成了他盯着我成績單時陰沉的目光。他們試圖用自己的經驗為我規避人生所有的暗礁，卻忘了問這艘船到底要去哪裡。

書裏啊。悉達多站在門前，決絕地。他擁有一切——婆羅門的高貴血統，無憂的生活……但他依然感到窒息。他選擇走出家門，把自己放逐到荒野。

讀到這裡，我又想起了以前父母大打出手，父親狂躁地咆哮，母親歇斯底里地哭喊，我站在風暴中心，甚麼也做不了。

高燒陣陣發寒。我看看書裡的悉達多毅然轉身，走進森林的背影……我也想走。

但門外突然傳來了一聲輕微的嘆息，緊接着是母親壓低的聲音：“兒子在休息，別吵着他”。然後是母親端着一杯熱水走了進來。

她眼裏紅紅的，粗糙的手把杯子輕輕放在我的床頭，且沒有像往常那樣呵斥我的學業，只在我房門來回踱步，囁嚅半天，才擠出一句：“媽沒事……早點休息吧，這不是你的錯”。

那杯水升騰起熱氣，模糊了她的臉，而我吸吸吸吸吸吸吸。那些關於悉達多的文字開始變形、重組，與眼前的母親重疊。悉達多在河邊看流水，發現水聲裡不只有神聖的“唵”，還有世人的笑聲、哭聲、哀歎聲。

我突然想起住時那一幕：那時我惹了禍，和別人起了衝突。一向心高氣傲、這輩子沒求過人的母親，為了我不被為難，在學校裡對着比他年輕十來歲的老師點頭哈腰。她陪着笑臉，把一生能想到的好話都說盡了，像個卑微的奴才。

我又想起一位學長曾對我說過的話：“你這道嗎？因為有些人是在甘願做紙糊，低級是什麼？是又博又軟，遇水就爛。但他們願意讓你踩着肩膀，即使被你的眼淚和汗水泡爛了，他們也咬着牙不肯塌”。

原來，這就是我的悉達多之旅。

我一直渴望悉達多那樣，去尋找自由。但我忘了，悉達多最終的圓滿不是在森林裡苦修得來的，而是在那條河邊碰一個擺渡人，渡人、渡己。

我的父母是兩個笨拙的擺渡人，他們並非佛陀，只是書裡的“高文迪”。而我作為他們的孩子，或應多學着悉達多，低下頭，去親吻高文迪的額頭。她似乎想了一些。

我合上《悉達多》，門外本來困擾我許久的噪音，此刻聽起來像是潺潺的生命之河。

我在這條河裡聽見了那聲神聖的“唵”，它不是來自遙遠的印度，它來自母親那句笨拙的“對不起”。

悉達多在書的尾聲說：“我不再將這個世界與我所期待的圓滿世界比擬，而是接受這個世界，愛它，歸屬於它”。

我也終於不再抱怨自己是個“融合怪”，與自己達成了和解，不是為了逃離，而是為了在這片積聚塵沙的荒原上，學會看見那顆滿溢的紙糊。我們會受傷，會痛，但所有的苦澀終將是有意義的。



2026年粵港澳



Concurso Criativo do Dia Mundial do
Livro 23.04.2026 - Provincia de
Guangdong, Hong Kong e Macau (Região de Macau)

創作比賽 (澳門區)

高中組 中四 ▶ 中六

優異獎



廖浩雯

莫農子弟學校
香出自己的模樣

“梔子花粗粗大大，又香得揮都揮不開，於是為文雅人不敢，以為品格不高。梔子花說：‘去你媽的，我就是耍這樣香，香得痛痛快快，你們他媽的管得着嗎！’”汪曾祺先生筆下的梔子花，以一種近乎粗野的生命力，劈開了世俗審美的束縛。這句帶着泥土氣息的宣言，如夏日驚雷般在字裡行間炸響，它提醒我們：真正的幸福，就藏在這種“管得着嗎”的灑脫裡。

《人間草木》遙遙透着從容，但《夏天》一節中的梔子花，卻展現出溫潤筆觸下少見的鋒芒。它不講究含苞美，不迎合“文雅人”的品味，只是徹底地成為自己——粗大地生長，濃烈地綻放，痛快地芬芳。這份不管不顧的宣言，讓人看見幸福最本真的模樣：不是迎合他人的表演，而是順應本能的舒暢，是對自我的堅守。

在現代社會的隱形審判台上，我們總在“別人會怎麼想”的陰影下硬生生地修剪自己。我們追逐着被定義的“高雅”，卻忘記了生命本就各有獨特的形態與芬芳。梔子花的叛逆，恰是對迎合大眾的突破——幸福的首要條件，正是這份敢於“不取悅”的勇氣。為與不為，皆自己做主！

汪老不僅寫了梔子花的“不顧”，更寫了它肆意綻放的原因。在《人間草木》中，葡萄把自己的時序睡眠與醒來，昆明的雨依着自已的節奏來了又去，故鄉的野菜在田邊地頭自在生長。這些草木從未詢問過是否合時是否美觀，只是忠實於自己的節律。這種忠實正是一種存在哲學，把握自己的腳步，傾聽內在的聲音，順應生命的流動。這份順應，在困境中也同樣成立，就像汪老在張家口勞動改造期間，於困頓中畫下詳盡的《中國馬鈴薯圖》。即使在受限的土壤裡，依然認真生長，完成本分，守住內心的節奏，“香得痛痛快快”。

回到現實，我們這一代人深陷“被評價”的困境：社交平台點讚，職場評價，他人議論，織成了一張細密的網，不知不覺中，自我價值就被外包給這些瞬息萬變的目光。梔子花的粗放，恰是一劑解藥——他人的目光是他人世界的產物，而我的體驗，才是我世界的全部。

當然，“管得着嗎”的率性並非對他人的漠視，而是對自我的清醒認知。汪老筆下的人間充滿温情，他對世間人性的觀察細緻入微。這種“不顧”與“顧”之間的平衡，是生活的藝術：溫柔地理解世界，再堅定地成為自己。就像那株梔子花，它未必不曉“文雅人”的標準，只是它選擇了更重要的東西——完整地成為自己。它穿過紙瓦，遞來一句帶香的詰問：倘若連自己的芬芳都要因他人而稀釋，那麼綻放的意義何在？

上善若水者：汪老留給我們的，不僅是草木清香的世界，更是屬於存在的答案。幸福不在於攀登多高的山，走多遠的路，而在於如梔子花一般，找到自己獨一無二的香氣，並在屬於自己的季節裡綻放。

在人人都熱衷於修剪自我以適應標準的時代，我們最需要的，正是這種不管不顧的率真——不是為了對抗，而是為了更忠實地成為自己。當我們能夠擺脫對外界評判的過度掛懷，專注於自己的腳步時，那份自由而充沛的幸福，便會如夏日香氣般自然瀰漫。畢竟，人生短暫如夏花，與其他人在他的目光中躊躇，還不如痛痛快快地香出自己的樣子。

蔡明哲

粵華中學

文字裏的盛感與光亮——
讀《廢墟》的幸福時光

優異獎

合卷良久，倪匡《廢墟》的筆墨仍在心間纏繞不散。兩篇截然不同的宿命交織的篇章，始終在思想中鋪展——菲律賓孤島上燃成烈火的族群居所，香港陳長青大宅中莫名洶湧的第六層。它們恰似疊印的老照片，裹挾着科幻的濃烈張力與人文思辨的厚重底蘊。在閱讀餘韻裏久久縈繞。不同於尋常通俗讀物的淺嘗輒止，倪匡以獨樹一幟的敘事功力，將科幻冒險的外殼與傳統、現代的筆觸巧妙相融，讓我既沉醉於情節的跌宕，又流連於思想的回甘。這份沉浸式閱讀的體驗，便是獨屬於我的幸福時光。

讀到孤島族群的篇章時，心底緊繫着緊張又沉醉的幸福感——那是在文字裡翻閱，觸碰歷史肌理與人性博弈的連綿瞬間。隱匿於南洋孤島的族群，原是明末李自成余部的後裔，他們背負“世代遺孽、不與外界相連”的血誓，在荒蕪之地盤踞數百年。年輕領袖李規範攜着打破桎梏的熱忱，渴望帶領族人走出孤島；族中老耆牛一山卻固守祖訓，以自焚殉道的悲憤，將族務執念為灰燼。這從來不是個體的意識之爭，而是舊時代沉澱與新生力量的激烈碰撞，是傳統宿命與現代覺醒的終極搏鬥。

陳長青的濃墨重彩，恰如凝固的時間琥珀，將族群的歷史與宿命困在無盡循環之中。六層樓宇莫名編號為五層的設定，初讀時錯愕如雲。但在反覆品讀、溯源探究的過程中，閱讀的幸福愈發酵——我在文字迷宮裏緩緩探尋，於伏筆中層層拆解，終得豁然開朗：任何抗拒時代洪流、固守陳規的存在，終將在時光冲刷下淪為廢墟。昔日可行的生存之道，在歲月中逐漸僵化，最終淪為阻礙前行的桎梏。這份頓悟的喜悅，便是閱讀贈予我的第一份厚禮。

倪匡的敘事魔力，正在於以荒誕詭譎的科幻設定，包裹直抵人心的哲思内核。陳長青大宅的三百六十五間密室，暗合一年時序輪回，恰是族群困在祖先失敗記憶裏、年復一年封閉自守的生存註腳——他們在循環的孤獨中，將過往創傷繃成無法掙脫的宿命枷鎖。而李規範的出現，恰似刺破循環的利刃，以個體勇氣叩擊：即使被宿命裹挾、面臨族群壓力，新力量依然能顛覆既定軌迹，打破僵化循環。

倪匡將科學理性與荒誕想像熔鑄一體，讓科幻故事不再是單純的異域奇譚，而是承載時代思辨與人性探索的載體。所謂“廢墟”，從來不是碑石瓦礫的坍塌，而是人心深處抗拒變革的執念。在歲月堆積、在時光裏腐朽。而我在這字字品讀中讀懂這份隱晦的瞬間，便是閱讀賦予的極致幸福——那是思想被照亮、心靈被滋養的滋養，是在文字碰撞中完成自我認知與精神成長的連綿時刻。

閱讀的幸福，亦在於循着文字脈絡，在兩條平行敘事線中穿梭，終見殊途同歸的震撼。一條線索在香港大宅的幽暗深處蜿蜒，我們循着蛛絲馬迹探尋宿命桎梏，於解謎中觸摸歷史溫度；另一條線索在菲律賓孤島的蠻荒土牆上鋪展，我們跟着族群腳步打撈被遺忘的過往，在堅守與變革的博弈中看見人性光芒。當我沉浸其中，順着文字節奏輾轉思索、共情共鳴，便不知不覺與故事共生、與角色同行。

直至文末，兩條敘事線索驟然交匯，孤島的烈焰與大宅的謎底一同揭開，消滅的道理如破曉之光般照亮：碑石房屋焚毀後尚可重建，可人心深處的“廢墟”，若不信閱讀的啓迪、思考的力量消解，便可能成為一生成以逾越的藩籬。這份在閱讀中讀懂人心、看透時代、領悟真諦的感悟，便是獨屬於我的幸福時光——它不喧嚷、不張揚，卻足以滋養心靈、豐盈歲月。

讀至書尾方知，作品脈絡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香港。置於彼時的時代語境下，《廢墟》的隱喻更顯鋒芒與厚重，這份跨越時空的讀懂與共鳴，讓我的閱讀幸福多了一層深刻底色。彼時的香港正站在新舊交替的十字路口，人們對過往的追戀與對未來的茫然交織，恰如孤島族群在堅守與變革間徘徊，而李規範的破局之勇，恰似穿越迷途的光，照亮了變革的可能，也映照出時代的集體困惑與覺醒。

書中那句“直言即貫穿始終的清醒劑”，在反覆品讀後愈發清晰：“真正的廢墟從不被碑石所堆砌，而是人心對變革的抗拒；又仿佛那日焚燒的孤島，灰燼下隱藏着的，正是等着風來就發芽的種子”。讀懂這句話的瞬間，我豁然領悟：閱讀的幸福，從來不是被動接受故事的慰藉，而是在文字碰撞中與作者跨越時空對話、與時代同頻共振，在思考中完成自我的豐盈與成長；是在他人的故事裏看見自己的影子，汲取前行的力量，讓心靈擺脫荒蕪，獲得滋養。

這段沉澱於《廢墟》的閱讀時光，唯有文字與心靈的深度對話，唯有思考與感悟的激烈碰撞。我在科幻的荒誕中看見真實人性，在廢墟的隱喻中讀懂時代變革，在作者的哲思中獲得精神成長。這份幸福，不在於情節的驚奇，而在於思想的回甘；不在於閱讀的速度，而在於感悟的深度。它讓我真切明白，閱讀是跨越時空的精神旅行，是直面自我的心靈洗禮，那些閱讀中收穫的領悟、共鳴與豐盈，便是時光贈予我們最珍貴的、永不褪色的幸福。





2026年粵港澳



Concurso Criativo do Dia Mundial do
Livro 23.04.2026 - Provincia de
Guangdong, Hong Kong e Macau (Região de Macau)

創作比賽 (澳門區)



高中組 中四 ▶ 中六



僑興獎



黃滄瑜
培正中學

《藏在我羽翼下的解藥》

書房那樣的暖黃色燈，像凝固的蜂蜜靜靜地抹在書架邊緣。我全在這片光暈裡，手指撫過《天空沒有不快樂的毛小孩》的燙金書脊。距離米米離開已經三百天了，這些日子我沒有哭過，只是胸口總有空蕩蕩的風聲響。米米是隻橘白相間的貓，離開時只是靜靜地在窗台墊子上睡着，再也沒有醒來。母親紅着眼眶問我要不要看看牠，我搖搖頭上房門，從此再也沒有路過那個角落。朋友都說我堅強，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不是堅強，而是不敢觸碰任何與牠有關的記憶，彷彿只要不碰，傷口就會自動癒合。

直到在圖書館遇見這本書。封面上的小狗挂著燦爛的笑容，背脊雲朵柔軟得讓人心疼。我借了它回家，起初只是機械地翻頁。作者在序言寫著這不是告別的书，而是關於理解的书，我不以為然地想，失去就是失去了，理解又能改變什麼？改變發生在第五個故事。那位為它選擇安樂死的女士，聽見溝通師轉達的話語：“媽媽，我聞到你眼淚的味道，知道你很難，所以告訴自己不能再讓你痛了。謝謝你幫我決定，因為我自己已經沒有力氣再見了。”我的視線突然模糊，想起米米最後幾天只是靜靜躺着，呼吸淺淺的，我卻忙着上網查閱資料、打電話詢問獸醫，從未好好坐下來問牠是不是很累。

我放下書走向那扇封閉了三百天的窗台。墊子早已收走，陽光空蕩蕩灑在原木地板上，浮塵在光柱裡緩緩旋轉。坐下來上眼，恍惚間又感覺到那團溫暖的重量倚在頸邊。書頁繼續翻動，第十五個故事裡，去世的兒子說：“我帶走的只有你給我的愛，留下的也全是愛。你沒有失去我，只是我換了個樣子陪你”。我想起米米走後，樓下流浪貓突然親人地蹲在巷口，枯死的薄荷冒出新芽，父親晚餐時淡淡說陽台的鳳仙花開了。米米以前最愛咬它的葉子。原來我們從不說想念，想念卻早已滲透在生活的每個毛細孔裡。

讀到第三十八個故事時，我終於哭了。男孩的狗狗說最喜歡的時光不是去公園奔跑的下午，而男孩寫功課寫到煩躁，把臉埋在他肚子裡嘆氣的晚上。“那時候我知道，我被你需要著”。淚水滴在書頁上暈開墨跡。我想起無數這樣的夜晚，考試失利、與朋友爭執、對未來迷茫時，我總會抱起米米把臉埋進牠帶著陽光味的毛裡。牠從不掙扎，只是用呼嚕聲說著沒關係。牠教會我的不只是陪伴，更是無條件的接納——不需要完美，不需要堅強，只要是你，就值得被愛。而這份愛的能力，沒有隨著牠的離開而消失，而是已長成我生命的一部分。

讀上最後一頁，窗外暮色低垂。星空讓我想起書中說的，每隻毛小孩都是銀河派來的使者，他們回到星空後，我們的任務是帶著牠們教會的愛繼續照亮人間。我打開窗簾，米米的項圈靜靜躺著，鈴鐺響起如遙遠溫柔的回應。那一刻我終於明白，閱讀這本書不是看見虛幻天堂，而是看見自己早已擁有的寶藏。那些共渡的時光不是失去的哀愁，而是幸福的實體。書裡每個段落都是解藥，解開我和悲傷綁在一起的心結。我將項圈貼在胸口，星光灑滿房間。我知道從今夜起，風再也不會從心裡的空洞穿過，因為那裡已被整個春天的溫暖輕聲填滿。而這份幸福的處方箋，我會用一生好好續寫。

鄭美華

培正中學

《從《我們》讀懂幸福》

僑興獎

或由親友間談問提及，或經師長課室講述，楊絳先生的名字很早便緊貼在我耳畔。在我心中，她一直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學者，是在那個群星璀璨的年代裏，依然能被尊稱為“先生”的非凡女性。楊絳先生一生著述頗豐，《我們》則是她晚年寫就的關於家庭的深情之作。

《我們》始於一場夢。楊絳先生開篇寫道一家人在古韻道上相聚又相失，她筆下的客棧、小船等意象，初讀時似乎與情節若即若離，但隨著故事緩緩展開，我才恍然明白，这一切皆暗指丈夫與女兒從病痛到逝去的漫長過程。對於親離之痛，楊絳先生並未直寫自己如何悲痛欲絕，但字裡行間，無處不流瀉著她的思念與不捨。我常想，那無疑是一段難心刺骨的歲月，因此，她唯有將其寄託於夢，以虛筆映照實在的痛楚。

思及此，我早已淚眼朦朧，一段塵封的回憶驟然湧上心頭……

數年前，外公去世，那是我第一次直面死亡這一課。當連環在他身上的心電起伏最終歸於一條直線，我默默退到病房角落，壓抑許久，終是失聲痛哭。當曾經相濡以沫的親人抵不過衰老病死的催促而離開時，我們往往顯得恍惚，或逃避不忍直視，或沈溺於悲傷之中。然而，年逾九十的楊絳先生，卻以愛為筆，為逝去的家人，在世人心中重建了一個永恆的家。在《我們》的第三部分，楊絳先生重述一轉，行文不再晦澀，哀涼之意也漸漸淡去，用文字回憶一家人攜手走過的時光。讀至此處，我不禁感慨，死亡固然無法避免，但在聚散離合之間尋得溫暖的痕跡，於哀愁之中看見光亮，又何嘗不是一種感知幸福的能力。楊絳先生在悲傷中體悟的幸福，是她將那些與親人共度的細碎往事——記下，讓後人得以透過文字，讀到一個家庭相承相守的故事，讓那些生動溫暖的時光，永被銘記。

在我看來，幸福確是一種能力。人若想獲得幸福，品味幸福，必須習得這種能力。而楊絳先生一家正是深諳此道。在回憶錄中，她提及了文革的那段日子。在那場十年浩劫裡，楊絳和她的丈夫是最早受到衝擊的學者，辭職所，受批鬥，甚至被剃陰頭，但對於這些苦難，她都是淡淡帶過。文字間更常浮現的，是這個小家庭如何在風雨中彼此依偎的痕跡。楊絳的女兒錢瑗用“人追樹”為她細心裁制時衣，將天竺餅乾碎倒去糖粒，輕輕放在父親手邊。在北京三裏河的寓所裏，三人各據一席，各自伏案讀書工作，互不打擾，卻又氣息相通。他們在寂靜中相伴，於平淡裏彼此慰藉，默默扶持，讓幸福在家中生根發芽。

讀罷楊絳先生的回憶錄，它不似大雨般傾瀉淋漓，亦不似山洪般豪壯狂瀾，更像一股清潤的暖流，緩緩繞過，纏繞在心頭。《我們》裏寫著三個單純的人，他們與世無爭，與人無求，只願相聚在一起，他們的胸中帶著笑意，狹小的家中總瀰漫著歡聲。無論遇到多麼苦澀的難關，都能漸漸回甘，並於時光流離後滿溢的幸福。我終於看懂這般是為：因為知足，所以幸福。

一部《我們》，描畫了往昔生前的恬淡溫馨，也寫下了關於對生命、歸宿的深刻體悟。如今我借由文字回望，浮光掠影，讀著他們這一輩子的故事。

